

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考试研究

水东莉, 李文一*, 胡小凤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营口 115009

DOI: 10.61369/VDE.2025160007

摘要 : 本研究聚焦职业教育不同层次贯通培养中的转段考试制度, 系统分析转段考试现状与问题。针对转段考试存在标准不统一、考试方式与评价科学性不足、制度设计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从平衡公平与效率,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 彰显类型教育特质, 革新考试方法与内容;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打造双轨融通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 以期推动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质量提升, 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搭建坚实桥梁。

关键词 : 职业教育; 贯通培养; 转段考试

Research on Transition Examination for Connected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ui Dongli, Li Wenyi*, Hu Xiaofeng

Liaoning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ingkou, Liaoning 115009

Abstract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at different leve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ssues of the transfer examinatio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inadequate scientific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and flaws in system design and manage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mprov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education, innovating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content; breaking dow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establishing a dual-track integrat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trai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uild a solid bridge for the growth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Keywords :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training; transition examination

引言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组成部分, 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1]。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而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涵盖中职—高职、高职—职业本科、中职—职业本科、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多种模式, 其核心在于打破学段壁垒, 构建“中职筑基、高职提升、本科深化”的连续培养通道, 精准匹配产业对初、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差异化需求^[2]。

转段考试作为贯通培养的“枢纽环节”, 兼具衔接性与选拔性双重功能: 一方面, 需核验学生是否达成当前学段培养目标, 保障知识与技能的连贯性; 另一方面, 需筛选具备更高学段学习潜能的生源, 确保培养过程的进阶性。从教育规律看, 科学的转段考试可通过“反拨效应(washback effect)”引导各学段在课程体系、教学目标上动态适配, 强化人才培养的系统性; 反之, 若考试标准断层、评价脱节, 则易导致技能培养重复或断层, 制约职业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行。因此, 优化转段考试方式, 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内涵

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贯通培养, 是指以中职、高职专科、职业

本科为载体, 通过一体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涵盖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环节等), 对学习者实施长学制连贯培养的教育模式^[3]。其核心目标是构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连续通道”, 主要

课题题目: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项目编号: JG22EB209、JG22EB212);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3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项目编号: 23ZYJ0215);

2024年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 PEK2024001)

基金项目: 2024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教育学项目(项目编号: L24AED009)

模式有“3+2”（中职3年+高职2年）、“3+4”（中职3年+本科4年），“五年一贯制”“七年一贯制”等，旨在实现各学段培养目标的递进与衔接。

二、不同层次贯通培养转段考试的现状

（一）中职—高职贯通转段考试

中职—高职贯通转段考试是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常见方式，主要有“3+2”“五年一贯制”等模式，多由高职院校主导，部分地区由省级教育部门统筹。考试内容兼顾文化基础与专业技能，技能考核占比随重视程度提升而增加。文化基础测试含语文、数学、英语等，依中职课程标准命题，考查基础素养；专业技能测试按专业设项。分值向技能倾斜，凸显职业教育导向。如某省“文化素质合格性测试+专业技能等级认定”模式：前者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依中职课标考基础，保障升学文化素养；后者由高职院校联合行业企业实施，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需求命题，学生技能等级证书作为升学依据^[4]。

（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转段考试

随着职业本科教育试点推进，其主流模式为“高职3年+职业本科2年”，突出对“专业核心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且与行业标准衔接紧密^[5]。考试采用“笔试+实操+答辩”组合形式：笔试侧重专业理论深度，实操聚焦复杂技术任务，答辩环节考查“技术改进提案”。过程性学分认定涵盖高职阶段课程学习、实训实习、职业技能竞赛等表现，学生课程合格、实训考核通过可获学分，技能竞赛获奖可获奖励学分。综合技能答辩在高职学习结束后进行，由院校组织专家团队，围绕专业核心技能与知识设题，全面考查学生专业综合素养，为职业本科选拔了高质量生源。

（三）中职—职业本科贯通转段考试

中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是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以上海、江苏等省份试点最具代表性，学制为“中职3年夯实技能基础+职业本科4年深化技术应用与创新”，呈现“考核周期长、能力维度全、行业关联深”特征^[6-8]。考试形式多采用“过程性评价+阶段性综合考核”组合模式。例如某省项目的“过程性考核和转段考试”。过程性考核由本科院校与合作中职校共同制定，涵盖学生学业成绩、思想品德、实践能力等，合格者可参加转段考试；转段考试的学生在中职二年级下学期参加全省统一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通过省控线者升入对口本科高校，未通过者可参与高职分类考试或普通高考。

三、不同层次贯通培养转段考试的问题与挑战

（一）考试标准与衔接性问题

同一专业在不同学段的技能考核标准存在差异，导致毕业生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段后，在技能学习上出现重复或断层的现象。如市场营销专业转段考试多考查4P理论等基础知识，对客户沟通、营销策划等实践技能考核不足，导致培养结果与企业需求错位^[9]。

（二）考试方式与评价科学性不够

由于场地、设备、成本等因素限制，部分院校在技能测试中无法全面真实地考查学生的技能水平。终结性考试仍是主流模式，学生的日常实训、项目实践、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等方面的表现未能充分纳入考核体系。以院校教师为主体，行业企业参与度低，缺乏第三方评价机制。院校教师对行业最新技术与实际岗位需求的了解可能滞后，导致评价结果与行业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三）制度设计与管理存在缺陷

跨学段、跨院校考试协调难度大，教学安排、考试时间、招生政策等存在差异，影响考试组织的规范性与严肃性。同时，考试流程缺乏统一规范，在命题、监考、阅卷等环节存在漏洞，难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考试结果未有效反作用于教学改革。考试中暴露出的学生知识与技能短板，未能引起院校足够重视，无法促使院校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标准化考场建设滞后，尤其是技能考核所需的场地、设备陈旧、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大规模、多样化的技能测试需求。同时，考评人员缺乏职业教育经验或行业新技术能力，影响评价专业性。

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考试的优化对策

（一）平衡公平与效率，夯实“职教高考”制度根基

教育选拔中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是教育领域的重要命题。“职教高考”作为大规模人才筛选机制，其生命力在于坚守公平底线并兼顾效率价值，需构建“公平为体、效率为用”的运行框架，既保证考生起点平等，又通过科学设计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当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落差在招生环节体现为录取批次的固化排序，这不仅造成社会认知偏差，还在资源配置中形成隐性歧视。文化素质测试（语文、数学、英语）实行省级统考，建立统一命题质量评估体系，每年邀请高校教育测量专家分析试卷信效度；职业技能考试依据地方产业发展规划动态调整专业大类^[10]

招录机制创新可采用“分层筛选+动态调整”模式。本科段考查文化知识迁移能力与复杂技能应用水平，专科段侧重基础技能熟练度与岗位适应潜力。为确保标准科学，应组建多元专家委员会，共同开发《职业技能考核标准白皮书》，将“岗位胜任力”拆解为可量化指标。

考点布局遵循“区域协同、就近服务”原则，建立“专业大类—产业集群—考点分布”联动机制，各区域结合产业特点设置对应考点。每个专业大类配置2-3个标准化考点，配备智能考务管理系统，既避免考点过度集中，又减轻考生跨区域参考负担。

（二）彰显类型教育特质，革新考试方法与内容

职业教育作为独特教育类型，其考试体系需突破“学科导向”传统框架，构建“能力本位”评价范式。这种转型并非弱化文化知识，而是通过内容重构与方法创新，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有机融合。

分值结构设计应体现“技能优先”导向，建议750分总分

中，文化素质测试占300分，专业理论知识占200分，职业技能操作占250分。此配比既保留文化基础支撑作用，又将技能考核权重提升至33.3%，凸显职业教育实践属性。

文化素质测试需植入职业教育基因。数学采用“核心知识+职业场景”命题模式，基础部分考查方程、概率等必备知识，应用部分结合专业场景设计题目；英语按产业领域分类命题，分别聚焦不同产业的语言应用需求。同时推广“赛考融合”机制，将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规范题型纳入题库，探索“实境化命题”。

考试内容改革需发挥“指挥棒”正向引导作用，构建“全课程覆盖+动态选考”体系。教学阶段要求中职学校开满专业核心课程并纳入考试范围；考前4个月随机摇号确定2-3个当年考试模块，促使学校摒弃“应试式”教学，转向“全口径”培养，推动职业教育回归“综合育人”本质。

（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双轨融通人才培养体系

分类考试的终极目标是构建“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人才

成长通道，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壁垒，形成“学术型”与“应用型”并行的教育生态。这并非否定现有格局，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不同禀赋学生提供多样化发展路径。

完善衔接机制是贯通培养的核心。纵向建立省级“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实现学分互认；横向推行“职普学分互换”制度，中职学生普高学业水平考试合格可兑换文化素质学分，普高学生获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纳入高职技能评价体系。

提升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一是开展“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领域倾斜；二是实施“技能拔尖人才直录计划”，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学生可获职业本科免试录取；三是推行“区域均衡升学计划”，在职业教育薄弱地区放宽录取线，建立“定向招生一对口培养”机制，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实现“多元成才、各展其长”的教育理想。

参考文献

- [1] 刘磊.我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实践审思[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2):71-79.
- [2] 韩江萍,曾天山,陆宇正.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4(29):6-11.
- [3] 李志宏,江小明,荀莉,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基本属性、要素内涵与主要特点[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3):5-12.
- [4] 张磊.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内涵、挑战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5(15):39-43.
- [5] 加鹏飞,高婷婷,梁伟豪.“中高本”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3(24):71-76.
- [6] 武辉.技能型社会视域下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人才贯通培养：价值、困境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4(29):17-21.
- [7] 孙日强.上海市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实施现状与反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 [8] 张旻,林丽霞,刘晓杰.江苏省中本衔接项目：发展历程、主要问题与优化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3(6):67-71.
- [9] 武辉.技能型社会视域下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人才贯通培养：价值、困境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4(29):17-21.
- [10] 李梦卿,余静.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的组群逻辑[J].教育科学,2023(1):76-82.